



张永龙 著

张永龙小说选

HOU WENXUE CONG SHU

- 黑豆队长 • 冷面团伙
- 人啊，人 • 要留清白在人间
- 父亲的生日 • 杀妻
- 没有到过的街道
- 青春梦游者 • 无花的春天



贵州文学丛书 • 贵州人民出版社

GUI ZHOU
WENXUE
CONG SHU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唐流德

封面设计 曹琼德

技术设计 施德端

张永龙小说选

张永龙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10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221-03200-9/I·480 定价: 5.90元

《贵州文学丛书》总序

卢惠龙

当我们提到文学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份庄严。从西方的罗曼·罗兰，到东方的川端康成，从《人鼠之间》，到《百年孤独》，都在为人类的智慧和文明锲而不舍地作证。

我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的时候，这份庄严又不期而至。眼下是大西洋湛蓝的波涛，长长的白得刺眼的沙滩，高高的海岬和棕色的山脉，墨西哥湾流里船艇正下锚靠岸，海风里夹着带腥味的气息。这里是美利坚的最南端了。喜好云游的美国人，很随意地从这里出入古巴。此时此地，不能不想起那位令人激奋的古巴老渔人和他身边巨大的鲨鱼。

唔！墨西哥湾流里还有成群的铲鼻鲨、马科鲨、斑鲨扑向桑蒂老人的小艇？桑蒂老人还在黑暗的大海上寻觅哈瓦那的灯火？

离我脚下不到二十海里的地方，有一个叫韦斯特的小岛。那个屁股上挂着一罐杜松子酒的酒徒，那个满脸胡子、满腔胸毛的拳师，那个提着来福枪在密西根森林打猎的猎人，那个不相信罗斯福新政会改善人性的死硬记者，那个让美国驻瑞典大使卡波特从瑞典国王手中代领诺贝尔文学金质奖

章的作家，我们尊敬有加的厄纳斯特·海明威老人，六十多年前，带着一本新小说的前几章，带着他的妻子宝琳·卜菲弗来到韦斯特这个小岛上，一住十年，做远海打鱼……

老人与海！老人与海！

这是人类与自然的一种怎样的生死搏斗？

桑蒂老人终于套到比他的小艇还长的大鱼，却没法把大鱼拉动。他的手掌被钓绳割得血肉模糊，只得将钓绳绕在背上，身体抵住坐板，对抗大鱼的拉力。绳索在背上割破肌肉的剧痛简直超过“痛苦”二字，让他渐渐麻木。

大鱼跳起来，在海面掀起风暴，他听见大海裂开的声音，眼睛下面划出伤口，血往下滴。他还是尽可能高举鱼叉，使出临时焕发出来的特殊力量，把鱼叉刺进大鱼胸鳍的后方。

忍受饥饿，在海上和大鱼周旋三天三夜。

大鱼不止一千五百磅，小艇装不下，他用套索把它绑在船边上。这时他几乎累死、饿死。

他拖着大鱼返回陆地的时候，铲鼻鲨、马科鲨、斑鲨三次向小艇发起攻击。桑蒂老人听到大鱼皮肉扯裂的声音，被鲨鱼一嘴吃去四十磅。桑蒂老人狠狠地用鱼叉刺进鲨鱼的头部。鲨鱼第二次袭来的时候，鱼叉没有了，他把小刀绑在桨柱上与鲨鱼拼搏。第三次，只得用船桨、短棍、舵柄……，这时候的桑蒂老人，只有由身上的痛苦告诉自己还活着。

当桑蒂老人拖着大鱼回到岸边，大鱼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鱼骨架——鲨鱼把所有的鱼肉都撕光了。

英雄主义的悲怆。

勇气，刚强地迎向冷酷的存在，一直是海明威创作的中

心主题。

评论家约翰·布朗说：这部小说具有几乎于圣经的光华，再一次重述在物质失败面前精神的胜利。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宣称：“在出海捕鱼的故事框架中，一场人的命运之戏曲上场了。这篇小说，是对于即使在物质上收获归于乌有时，仍然要坚持下去的战斗精神之赞歌，是在失败中获得道德上的胜利的赞词。”

在杀死鲨鱼，击败第一次攻击之后，桑蒂老人在海上自言自语道：“事情来了就要勇敢接受”，“人不是为挫败而生的”，“人可以毁灭，却不能被挫败。”

这是不是海明威的自白呢？

海明威不是一直坚持作家必须写他知道的事吗？海明威的作品，广义上说，是自传性的。作品与生活互相影响，互相加强。在海明威最好的作品中，他把个人的经验变形成为一个时代的整体经验，有时甚至超越他那一代和他本身文化社会的普遍性。这里不就是最好的一例？

海明威一生骚动，扮演了许多角色，猎人也好，拳师也好，酒徒也好，都是男性的角色。海明威一生除了两次坠机之外，参加过五场战争和六次革命，每次都亲临火线，出生入死！难怪有人杜撰了一个笑话：如果海明威真正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他会在颁奖典礼之后参加一连串酒会，等他酒酣耳热之后，他一定会找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摔跤。

“这一个”海明威。

当然，在他多方面的生活中，他的作品是他唯一在意的事。他崇拜艺术，对艺术真挚到病态的地步。他从不停歇地

体验着时代和人生，他不惮其烦地修改作品，追求他那干净利落的、男性化的文体，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单纯。瑞典学院对海明威得奖评语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表露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体之影响。”这是对海明威文学地位的结论。

离开佛罗里达，我终于回到太平洋西岸。海明威毕竟与我们隔着大洋，他的年代毕竟遥遥而去。中国文学历史绵远，自有辉煌。贵州文学也并不晦闇。在浮躁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的文学也有迷失、尴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海蓝色的眼珠。他全身都衰老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我们有理由获得支持。要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信念：在这样的年代创作是绝对的荣耀！

这是一种强大！

海明威在受奖典礼的答辞中极有感触地说：“写作，在其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活”，“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寂，他的声名日甚，而他的作品却也开始败坏。因为作家总是在孤寂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作家，他必需每天面对着永恒，或者面对缺少永恒的事物。”

愿我们贵州作家，开拓面对的生活，开拓自己的才华，不懈地铺开你的稿笺，在一种孤寂之中……

1993.5.30. 贵阳

目 录

黑豆队长·····	(1)
要留清白在人间·····	(19)
人啊，人·····	(31)
父亲的生日·····	(45)
跳蚤·····	(57)
没有到过的街道·····	(75)
只有今宵夜最长·····	(89)
杀妻·····	(105)
冷面团伙·····	(117)
无花的春天·····	(127)
通信游戏·····	(189)
青春梦游者·····	(237)

黑豆队长

在世界现代“选举史”上，象杂木寨生产队的那次选生产队长，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例。

全队老小五六百口人，在晒坝集合。历届队长组成的队委会的全体队委，没有按姓氏笔划为序，也没有按资格排座，而是散乱地站在一张三抽桌的后面。由此可见他们的民主作风。贫协组长黄廷贵是全寨的最后一个长辈，他简单说了全队的苦楚，宣布了昨晚队委会的决议：凡是能拿工分的男人，都要参加拈阄，谁拈中谁当队长，任期三年……

能拿工分的男人？八九岁的娃娃就能拿了；看一头羊，起码也是五分。换句话说，除了穿开裆裤拖鼻涕的，和吃奶的“男人”之外，都得参加。“万事通”黄明成——队委会的“智囊”——引证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用了好几个还在吃奶的男人就当皇帝的史实，雄辩地阐明了当队长是“长幼都能干”的道理。他没有说明，或者故意不说明，这实则是种“垂帘听政”的老故事，横直他那“不争气”的老婆给他生了“五朵金花”，没有一个儿子。民兵排长黄培发提来一个口袋，向大家说明，里面装着的黄豆中，有一颗黑豆，抓中黑豆者，就是队长……

这真是那些拉选票的资产阶级政客难以想象的奇闻；也是那些卖身钻营的人，难以想象的蠢举。读者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杜撰的故事，它完全是个令人心痛的事实。

所有的成年男人，口里默诵着“老天保佑”之类的“咒语”，把手伸进口袋里，仿佛那是一桶沸腾的滚油，然后象被烫了一下似地缩回来，发出一声大喜过望的欢呼：

“黄豆！哈……”

只有“半截大人”们，对此举满不在乎，饶有兴味地把手在里面搅动。捏捏这颗，大了一点，又捏捏那颗，小了点；有的光滑、坚硬，有的粗糙、松软；到底黑豆该大、该小、该滑、该涩、该硬、该软呢？如果不是怕抓中黑豆挨父母一顿臭骂，甚至于挨两耳刮子，他们倒情愿从两百多颗黄豆中，拈出那颗黑豆来。因此，抓中黄豆的孩子，虽然得到家长的喜悦的笑脸以资褒奖，但仍然心痒痒的，万分遗憾没有能把黑豆拈出来。

……

袋里的豆子越来越少，拈中黑豆的机会就越来越多，直到这时候大家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大人娃娃蜂拥上去，一二十只手在袋子里乱摸。有人捏着一颗，搓了搓，又放了下去。平时家境不太顺当，老有个三灾两病的人家，心里最不踏实。据说童子手最红，就有大人去抢劫孩子捏在手里的豆子。孩子向父母控告，引起一场心寒的怒骂……

当一个名叫黄培贤的孩子的手，被贫协组长黄廷贵高高举起来时，全场象鸭子断气后那样静寂。可怜的孩子手中捏着一颗油光光的黑豆，脸色煞白，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把黑豆狠狠地扔了出去。万事通把黑豆捡回来，放在孩子的手里说：

“哭啥？憋包，当官和讨婆娘一样是喜事！城里有些人，请客送礼，舔大官们的肥，嫁姑娘攀高亲，让自家婆娘出面周旋，搞了好些年，才捞得个绿豆芝麻官。这阵又为了官你争我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机关枪都架在房子上干起来了！你当这个

官，手一伸就得了。那些家伙听了，恐怕口水要淌出三丈长哟！”

你道杂木寨这样选队长是个什么缘故？

杂木寨生产队属龙山大队，座落在粗毛石胡乱堆成的一座山的山腰，山麓有一条五个跳磴的小河。整个队田少地多，是全公社的最高处。在那些“天晴一块铜，落雨一包脓”的土地里，大大小小的石头，比天上的星星还多。这种土地，农民从来未抱过什么希望。全寨一百多户人家，有种传统手艺——生产木盆、木甑、木桶、潢缸等等。自从城里人稀里糊涂地“夺权”、“反夺权”的时候起，他们就不再往土产公司送，而亲手刨制，亲自发售。这都是男人的本行。至于种庄稼、拣蕈子、板栗、挖药材、采桐籽、养家禽之类，则是女人的职责，历来如此。他们叫做“以副养农”，是再确切不过了。一家几口子，吃的、穿的，不靠田，不靠地，靠的是男人的手艺。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中，当队长可就糟啦。这里农民有句谚语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队长去开那些名目繁多的会，如“农业学大寨会”、“农业学小靳庄会”、“三千会”、“四千会”、“批林批孔会”等等等等，所得的补贴工分，分下的粮食还不够吃三个月。开始，他们是从男人多的人家选，任期为一年，后来改为半年，都没有人肯干下去。最后是选出五六个老头子，轮流到大队、公社、区、县、省去开会。大队能体谅他们的苦衷，倒也应付过去了。可公社有个“支农工作队”蹲在那里，发觉了这个问题，勒令他们把队长的任期定死在三年以上。如果选举有困难，他们派一个小组来“蹲点”。这差不多等于大难临头。因为，他们一来，指手划脚，要杀什么“包产到户”、“副业单干”风，取缔“自由市场”，任何人也别想出去卖盆卖桶，那么，半个月后大家就得上山挖蕨根。大队也提出警告：万一把工作队惹来，全大队都要遭灾；杂木寨的盆桶，思丫的

小煤窑，光明的小窑砖，等等，都得完蛋，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说得坦率一点，后果是可以想象的……

因此，队委会才想出这种选队长的办法。

可谁知，抓中黑豆的竟是黄培贤呢？

万事通的话未落音，全场都轻轻叫了一声：

“噢——”

黄培贤的妈妈来啦！她三十才出点头，由于辈数高，全寨人都称她为二婆婆。她患有严重的风湿心脏病，总有点浮肿，个儿比儿子黄培贤还矮几分，开春以来抱病在家。她生性温柔，以贤慧著称，很少同人吵架，但全寨都敬畏她。有一年她的鸡被民兵排长打死一只，她搬了条凳子，一声不响地在排长家门口坐了两天两夜，直到排长拉了老辈子黄廷贵作保，赔礼，赔鸡，赔两天工分，她才一声不响地搬着凳子回家去了。这时她把右手搭在六岁的女儿肩上，左手放在四岁的么儿头上，慢慢朝场里走来。

民兵排长余悸在心，提着袋子的手微微颤动；“老蔫”黄培鑫慌忙蹲下去，闷着头巴嗒叶子烟，从远处看去，仿佛他衣服着了火在冒烟似的；贫协组长黄廷贵慌得鼻尖额面上尽是汗珠，伸手去拉拉万事通的衣襟，没想到用力失了分寸，只听得衣服发出了撕裂的声音。

万事通连忙殷勤地搬过条凳，毕恭毕敬地让她坐。她并不落座，把眼睛盯在贫协组长脸上，有气无力地说：

“么叔，娃儿的爹死得早，我是个半条命，全家就靠他撑着，他连学都没上了，你们斟酌一下。何况，他翻年才十二足岁，公社通不过啦！”

其实，她不说大家也明白，既然一语道破，就必须慎重考虑。队委会小声开了个会。还是万事通点子多，他说：

“令出必行！再拈一回豆子，大家是不干的。我看，给队长双倍工分，不要他带妇女出工，除了开会，他可以在家做盆桶，我们一家给他捎带点进城卖掉。公社不问则已，要是问起，就说队长是二婆婆，因为生病，由儿子代着。他有文化，开个会算什么，先熬过这难关再说。”

二婆婆沉吟了一下，一句话不说，仍然右手搭在女儿肩上，左手放在幺儿头上，慢慢向家里走去。

这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办法，完满地解决了。为了纪念世界“选举史”上的创举，全寨老小都尊称黄培贤为“黑豆队长”。

第二天一大早，大队传达了公社的电话通知，叫各生产队长到公社听“儒法斗争史通俗讲话”，以便回来向贫下中农宣讲，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的群众运动。

新队长黄培贤从木钩上扯下五六个端午节包的粽子，塞进书包，算是晌午的口粮。然后，嘱咐六岁的妹儿，在墙上的“广播”叫了之后，就给妈妈喂药，把煮好的猪食倒进猪槽里。他给四岁的老幺弟弟系好裤带，擦了擦老幺那永不干涸的鼻涕，帮他把两只小鹅，四只鸭子放到小河里去。这个十二岁的队长，对城里人来说，还是个“娘边崽”，可他在十岁时就算家里的台柱了。前年父亲因为坐手扶拖拉机翻车死了之后，他就没有上学，接下父亲刨制盆桶的工具，每月还能做出两个小甑，一个大洗衣盆，三只小木盆，对付一个月所谓的“盐巴钱”和妈妈的药钱，倒也差强人意。他知道妈妈的病很严重，随时都有死的可能，就不舍昼夜地干，甚至雄心勃勃地刨制了一口黄缸，少说也值得三四十元。他打算今年储蓄百把元钱，来年送妈妈进城看病。他指望妈妈的病好一点，弟弟妹妹长大一点，就到公社农中去读书，因此格外发

愤，晚上过河到龙山寨去，参加凤兰自习小组学习两小时。喜欢画画的张老师，把他和凤兰称为“双璧”，说他们是城里的学生都望尘莫及的。可以说，他的全部热望，归根到底就是读书。而现在，莫名其妙地当了生产队长，他愁死了。但队委会，尤其是万事通，昨晚把一切都说得那样动听，他甚至觉得自己成了英雄，为全寨五六百贫下中农，作伟大的自我牺牲。

他躊躇满志地跨过小河的跳磴之后，回过头去，见薄薄的晨雾中，小河水仿佛冒着热气，弟弟正在河里摸螃蟹，光屁股蛋子翘得老高，便叫了一声：

“么么！”

弟弟抓起一只小螃蟹，用手背擦了擦清鼻涕，应了一声：

“哥哥！”

“你是男子汉吗？”

“是男子汉。我要做盆桶，卖钱给妈妈医病。”

他见哥哥严厉地看着他，急忙抽抽鼻涕，走上岸去。

“你的任务是放好大鸭子、小鸭子，那是三十四十的钱啦！”

“嗯。”

“穿好裤子！”

培贤扭头朝旭日升起的方向走去。

到了公社会场门口，他遇上迟到的秦队长，象遇上“救星”一样，把他当选为队长的事告诉了凤兰的爸爸。秦队长还没有从惊骇中挣脱出来，会场里的高音喇叭就传来工作队刘强队长的声音，说是传达“中央首长江青同志的讲话”，要公社党委贺书记和他一起点名，没有到的队长要专门抽时间补听。接着就开始点名，并要点到的队长站起来亮相，以免作弊。培贤吓得浑身直打哆嗦，想溜，秦队长一把抓住他。

“不怕，他不会把你吞下去的。”

他领着培贤进去，缩在一根大柱子后面。会场原是大地主王铁瓢的祠堂，光线阴暗，说不定能对付过去。

“杂木寨，”喇叭里传来贺书记宏亮的声音。“杂木寨！”

培贤按万事通传授的方法，用手卡住脖子，闷声闷气地学着队长们回答：

“来——啦。”

“站起来！怎么不站起来？”刘队长冲着话筒喊。

秦队长站起来说：“已经站起来了。黄培贤个儿矮，你看不到。”

旁边的几个队长知情，哄笑起来。

“黄培贤？哪个黄培贤？”贺书记觉得很奇怪。他对全公社了如指掌，要瞒过他是困难的。

刘强队长火了，凑着话筒骂：

“杂木寨最操蛋！个儿矮，站到凳子上来！”

队长们哄他：这太不象话，太不客气啦！

刘队长咚咚咚地跑到培贤面前问：

“谁？”

培贤慌了手脚，把万事通教给他的话全都忘了，老老实实地说：

“我。”

“哈，哈，哈！”刘队长活像看到一个怪物，“你们倒真会同中央开玩笑。”

他气得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青，继而带着一种刻薄的微笑问：

“老队长，你今年多大年纪哪？”

“十二岁”

培贤的眼前出现了全寨男女老幼的五六百双期待的眼睛，他镇定下来，甚至还有点自豪地说出自己的年龄。

“乖乖！”刘队长向周围看热闹的队长意味深长地扫了一眼。又问：

“多少岁？”

“你到队上问去。”培贤对刘队长的奚落，有点激动了。

刘队长咚咚咚地跑到台上，狠命对桌子擂了一拳，朝话筒吼道：

“都坐下来！”

突然，他大笑起来。

“多么滑稽的事情啊！杂木寨创了个大奇迹，东风公社出了件惊心动魄的新生……”

他的声音倏地消失了，脸色忽然变得凝重而严肃，立刻咚咚咚咚地跑下台来。这会儿，他的眼睛大放光彩，轻轻用手指敲着那微微有点发福的肚子。他亲切地凑向培贤，慈祥地问道：

“儿童团，你懂农业生产吗？”

“不懂，还叫农民？”培贤大约想拍拍胸膛的，但他只是举了一下手，就缓缓地放在胸膛上了。

“贫下中农的孩子早当家，不错！你好像叫‘批贤’吧？真是一个天生的新生事物！”

不仅秦队长听得发昏，所有的队长都好像在听外国话似的，连挤过来的贺书记都惊愕得张大了嘴巴。

就从刘队长灵机一动的这会儿起，情况完全出人意外地急转直下了。

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黑豆队长只是个傀儡，那就大错了。

起初，敢于大胆扶植新生事物的刘队长，还有点保守，但很快就对黑豆队长领导生产的能力心悦诚服。在农村，一个土生土长的少年，就是一个够资格的社员，他对生产就像对家里有什么东西那样熟悉。社员们在每一年的固定时刻，在固定的一片土地开头，用固定的锄头、犁耙等传统工具破土，用固定品种的种子播种，用固定的镰刀、挞斗、背兜等传统工具收割，等等，这种沿袭了数不清岁月的、颇为古朴的生产方式，他背得滚瓜烂熟。当然，也有某些例外，如“大窝苞谷”、“拉绳插秧”、“种矮子稻”、“稀窝”或者“密植”等“科学方法”，一般是派人出去学几天，回来在显眼的地方搞点来应付检查。那是一股风，风头过去后，一切照旧。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给什么东西都留下了一定的程序。因此，十二岁的孩子能把生产安排得井井有条，应该使我们对“悠久的历史”感激涕零。刘队长又惊又喜，很快就在心里头绘出一幅伟大而壮丽的蓝图。他对生产历来就是外行，也不喜欢它；他热爱政治，他认为，只有政治才能创造历史。

刘队长给培贤一本打印的册子，叫做《政治问答一千条》。

“限你在二十天把它背熟，我要考试。老弟，把这玩意背熟就有了一切……”

“一切？”培贤惊奇地喊。“有大米饭，有钱……”培贤不好意思说下去，羞赧地望着刘队长。

“傻孩子，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嘛，一切，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培贤在学校里就是个勤奋的学生，当他相信这一千条的威力时，就把它当成圣经来读。白天，送弟弟下河放鸭子时他背诵着，同妹儿打猪草时背诵着。晚上，刨桶板时也背诵着，就连梦呓，也是那上面的字句。他已经记不起几时开始没了粮食，只吃